

學

火車集

短篇創作

老舍



火車集

火車集 (短篇創作)

著 作 人 老 舍

主 編 人 鄭 伯 奇

發 行 人 張 靜 廬

發 行 所 上海雜誌公司

重慶·昆明·宜昌·成都

桂林·柳州·梧州·西安

金華·溫州·上海·香港

實價國幣九角

(內地另加郵運費 成)

每庫輯冊全裝五地加
月第共預輯國元運
一文約平幣內費成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廿八年八月初版(A)

發行額二〇〇〇冊

每月文庫總序

鄭伯奇

抗戰以來，文藝各部門異常活躍。許多作家上了前線，很多演劇隊宣傳隊深入到士兵和民衆中間。「文章入伍」「文章下鄉」成了一時的風氣。大衆化的實踐，新形式的創造，使年青的中國文學更跟着抗戰的高潮，更加進步更加豐富。當這時候，優秀作品的出現是必然的事實。但在抗戰初期，因為戰局的急劇變化，文化出版各機關常在顛沛流離之中。文藝活動的一些良好成果沒有能夠有系統地被搜羅被流傳被保存下來；這不能不算是一個重大的損失。

如今抗戰進展到了新的階段。我們更要發動廣大民衆，增強抗戰力量，以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最近政府頒布了國民精神總動員法，並限期實施，窺其用意，大概也是如

此。當然這是目前一個重要的任務，全國領導者和知識分子都應堅決地擔負起來。但是這樣動員精神的工作，若要開展要深入，文藝各部門的活動，比較其他方面需要得也許更迫切一點。因為文藝是精神的產物，同時卻也有使精神振作或頹喪，高揚或墮落的力量。在這精神動員的號召之下，文藝工作者必然更要發揮自己的武器，使全國家全民族的精神更加振奮更加高揚起來。年青的中國文學，保持着二十多年的奮鬥傳統再加上二十幾個月的抗戰經驗，一定可以完成這宣傳方面的重要任務，同時也可以達到藝術方面的最高成就。優秀作品的陸續產生是不用懷疑的。不過文藝本身的活動，須得到出版方面的協助，才會有更大的影響。像目前一般出版家對於文藝作品這樣冷淡的態度，不僅文藝對於動員工作不能發生顯著的影響，就是文藝自身活動也要受到嚴重的限制。有計劃地有系統地搜羅優秀的文藝作品，繼續刊行，普遍傳播，這是時代對於出版界的要求。

編者廁身文藝運動的行列，十有餘年，終尠成績，殊深慚悚。當這抗戰緊急的時期，自己既未曾「執筆從戎」又未曾寫成紀念神聖抗戰的東西，若能搜羅推薦一些優秀作品，對

於精神動員能盡一點微薄的責任，多少總可以問心無愧了。適逢其會，上海雜誌公司主人張靜廬先生，站在出版者的立場上，也感覺到有系統地刊行優秀的文藝作品的必要。我們經了幾次商量之後，便決定了編印這「每月文庫」的計劃。

我們的計劃並不大。若說這部文庫能網羅所有的優秀作品，我們可不敢這樣誇口。但是我們的態度並不小氣。若要把這部小小的文庫只給自己的幾個朋友包辦，我們卻也不願意這樣做。按照文藝各部門發展的現況，我們適量地加以分配，每月刊行二三種，陸續地出書下去。我們刊行戲劇詩歌小說，我們也刊行有歷史性的實地報告和有藝術性的通俗作品。我們搜羅優良的長篇，我們也選輯美好的短篇。我們希望新銳的作家出現，我們更希望請求成名的作家參加我們的計劃，我們的態度大概是這樣。

在這偉大的時代這誠然只是一種渺小的工作。但這工作若做得好，對於抗戰，我們相信，很有利益的。因此，我們懇切地希望文藝界同人跟我們合作，更希望廣大的讀者給我們同情的援助和批評。

火車集 (短篇創作)

「火車」	一
兔	二一
殺狗	四九
東西	八三
我這一輩子	一〇三
浴奴	一九七
一塊豬肝	二〇九
人同此心	二二五
一封家信	二四三

「火」車

除夕。陰曆的，當然國曆的那個還未曾算過數兒。

火車開了。車悲鳴，客輕嘆。有的算計着：七，八，九，十；十點到站，夜半可以到家；不算太晚，可是孩子們恐怕已經睡了；架上放着罐頭，乾鮮果品，玩具；看一眼，似乎聽到喚着「爸」，「呆呆」的出神。有的知道天亮纔能到家，看看車上的人，連一個長得像熟人的都沒有；到家，已是明年了！有的……車走的多慢！心已到家一百多次了，身子還在車上；吸烟，喝水，打哈欠，盼望，盼望，扒着玻璃看看，漆黑，渺茫；回過頭來，大家板着臉；低下頭，淚欲流，打個哈欠。

二等車上人不多。胖胖的張先生和細瘦的喬先生對面坐着。二位由一上車就把絨毯鋪好，爲獨據一條凳。及至車開了，而車上旅客並不多，二位感到除夕奔馳的淒涼，同時也微

覺獨佔一凳的野心似乎太小了些。同病相憐；二人都拿着借用免票，而免票早一天也勻不出來。意見相合：有免票的人教你等到年底，你就得等到年底；而有免票的人就是願意看朋友乾着急，等得冒火同聲慨嘆：今日的朋友——哼，朋友——遠非昔日可比了，免票非到除夕不撒手，還得搭老大的人情呀！一齊點頭把誤了過年的罪過統統歸到朋友身上；平常日子借借免票，倒還順利，單等到年底纔咬牙，看人一手兒！一齊沒好意思出聲：真他媽的！

胖張先生脫下狐皮馬褂，想盤腿坐一會兒；太胖，坐不牢；車上也太熱，胖腦門上掛了汗。「茶房，打把手巾！」又對瘦喬先生：「車裏老弄這麼熱幹嗎？坐飛機大概可以涼爽一點。」喬先生早已脫去大衣，穿着西皮甯的皮袍，套着青緞子坎肩，並不覺得熱：「飛機也有免票，不難找；可是，」瘦瘦的一笑。

「總以不冒險的爲是！」張先生試着勁兒往上盤兩隻胖腿，還不易成功。「茶房，手巾！」茶房——四十多歲，脖子很細很長，似乎可以隨時把腦袋摘下來，再安上去，一點也不費事——攥着滿手的熱毛巾，很想熱心服務，可是委屈太大了，一進門便和小崔聊起來：

「看見了沒有？廿七，廿八，連跟了兩次車，算計好了大年三十歇班。好事到臨期，劉先生上來了；老五，三十還得跑一趟呀！唉，看見了沒有？路上一共六十多伙計，單短我這麼一個過年不過，沒什麼；單說這股子別扭勁！」長脖子往胖張先生那邊探了探，毛巾換了手，揭起一條來，讓小崔：「擦一把！我可就對劉先生說了：過年不過沒什麼，大年卅「該」我歇班；跑了一年的車了，恰好趕上這麼個巧當兒！六十多伙計，單缺我……」長脖子像倒流瓶兒似的，上下咕嚕着氣泡，覺得很難過。把小崔的毛巾接過來，纔又說出話來：「媽的不用混了，不幹了，告訴你，事情媽的來得邪！一年到頭，好容易……」

小崔的綠臉上泛出一點活氣兒來，幾乎可以當作笑意；頭微微的點着，又要往橫下裏搖着；很想同情於老五，而決不肯這麼輕易的失去自己的圓滑。自車長至老五，連各站上的掛鈎的，都是小崔的朋友，他的瘦綠臉便是二等車票，就是鬧到鐵道部去大概也沒人能否認這張特別車票的價值，正如同誰也曉得他身上老帶着那麼一二百兩烟土而不能不承認他應當帶着。小崔不能得罪人，對朋友們的委屈他都曉得，可就是不能給任何人太大的

臉，而引起別人吃醋。他，誰也不得罪，所以誰也不怕；刑崔這張車票——或是綠臉——印着全部人生的智慧。

「×，誰不是一年到頭窮忙！」小崔想道出些自家的苦處，給老五一點機會抒散抒散心中的怨恨，像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悲劇的效果那樣：「我還不是這樣？大年卅還得跑這麼一趟！這還不提，明天，大年初一，媽的還得看小紅去！人家初一出門朝着財神爺走，咱去找那個臭叉，×！」綠嘴唇咧開，露出幾個烏牙；綠嘴唇併上，鼓起拍，一口吐液，唾在地上。

老五果然忘了些自家的委屈，同病相憐，向小崔顫了顫長脖子，近似善表情的駱駝。毛巾已涼，回去從新用熱水澆過；回來，經過小崔的面前，不再說什麼，只微一閉眼，尙有餘怨。車搖了一下，他身子微偏，把自己投到苟先生身旁。「擦一把！大年卅纔動身！」問苟先生，以便重新引起自己的牢騷，對苟先生雖熟，而熟的程度不似對小崔那麼高，所以須小小的繞個灣兒。

苟先生很體面，水獺領的青呢大衣還未曾脫去，嶄新的青緞子小帽也還在頭上，衣冠

齊楚，端坐如儀，像坐在台上，等着向大家致詞的什麼大會主席似的。接過毛巾，手伸出老遠，爲是把大衣的袖子縮短一些；然後，胳膊不往回蹬，而畫了個大半圓圈，手找到了臉，擦得很細膩而氣派。把臉擦亮，更顯出方頭大耳朵的十分體面。只對老五點了點頭，沒有解釋爲什麼在除夕旅行的必要。

「您看我們這個苦營生！」老五不願意把苟先生放過去，可也不便再重述剛纔那一套，更要把話說得有尺寸，正好於敬意之中帶着些親熱：「卅晚上該歇，還不能歇！沒辦法！」接過來手巾：「您再來一把？」

苟先生搖了搖頭，既拒絕了第二把毛巾，又似乎是爲老五傷心，還不肯說什麼。路上誰不曉得苟先生是宋段長的親戚，白坐二等車是當然的，而且要拿出點身分，不能和茶房一答一和的談天。

老五覺得苟先生只搖了搖頭有點發禿，可是宋段長的親戚既已只搖了頭也就得設法認爲滿意。車又搖動得很厲害，他走着浪木似的走到車中間，把毛巾由藤花形抖成長方，

輕巧而鄭重的提着兩角：「您擦把？」張先生的胖手心接觸到毛巾最熱的部分，往臉上一搗，而後用力的擦，像擦着一面鏡子。「您——」老五讓喬先生。喬先生不大熱心擦臉，只稍稍的把鼻孔中與指甲裏的細膩而肥美的，可以存着也可以不存着的黑物讓給了毛巾。

「待會兒就查票，」老五不便于開口就對生客人發牢騷，所以稍微往遠處支了一筆：「查過票去，二位該歇着了；要枕頭自管言語一聲。車上沒什麼人，還可以睡一會兒。大年卅，您二位也在車上過了！我們跟車……無法！」不便說得太多了，看看二位的神氣再講。又遞給張先生一把，張先生不願再賣那麼大力量，可是剛推過的短髮上還沒有擦過，需要擦幾把，而頭皮上是須用力氣的；很勉強，察完，吐了口氣。喬先生沒要第二把，怕力氣都教張先生賣了，乃輕輕的用剛被毛巾察過的指甲剔着牙。

「車上幹嗎弄這麼熱？」張先生把毛巾扔給老五。

「您還是別開窗戶；一開，準着涼！車上的事，沒人管，我告訴您！」老五急轉直下的來到本題：「您就說，一年到頭跑車，好容易盼着大年卅，歇一天，好，得了，什麼也甭說了……」

老五的什麼也甭說了也一半因為車到了一小站。

三等車下去幾個人，都揹着包，提着籃，匆匆的往站外走，又忽然猶豫了一下，唯恐落在車上一點什麼東西。不下車的扒着玻璃往外看，有點羨慕人家已到了家，而急盼着車再快開了。二等車上沒有下去的，反倒上來七八個軍人，皮鞋山響，皮帶油亮，搭上來四包特別大的花炮，血紅的紙包，印着金字。花炮太大，放在哪裏也不合適，皮鞋亂響，前後左右挪動，語氣粗壯，主意越多越沒有決定。「就平放在地上！」營副發了言。「放在地上！」排長隨着。一齊彎腰，立直，拍拍，立正敬禮。營副還禮：「好啦，回去！」排長還禮：「回去！」皮鞋亂響，灰帽，灰裹腿，皮帶，一齊往外活動。「快下！」嚕——笛聲：悶——車頭放響。燈光，人影，輪聲，浮動。車又開了。

老五似乎有事，又似乎沒事，由這頭走到那頭，看了看營副及排長，又看了看地上的爆竹，沒敢言語，坐下和小崔聊起來。他還是抱怨那一套，把不能歇班的經過又述說了一回，比上次更詳細滿意。小崔由小紅說到大喇叭，都是臭。

老五心中微微有點不放心那些爆竹，又踹回來。營副已然臥倒，似乎極疲乏，手鎗放在小几上。排長還不敢臥倒，只摘了灰帽，拚命的抓頭皮。老五沒敢驚動營副，老遠就向排長發笑：「那什麼，我把這些炮放在上面好不好？」

「幹嗎？」排長正把頭皮抓到歪着嘴吸氣的程度。

「怕教人給碰了，」老五縮着脖子說。

「誰敢碰幹嗎碰？」排長的單眼皮的眼瞪得極大而並不威嚴。

「沒關係，」老五像頭上壓了塊極大的石頭，笑得臉都扁了，「沒關係！您這是上哪兒？」

「找揍！」排長心中極空洞，而覺得應當發脾氣。

老五知道沒有找揍的必要，輕輕的退到張先生這邊：「這就查票了，您哪。」

張先生此時已和喬先生一胖一瘦的說得挺投緣。張先生認識子清，喬先生也認識子清，說起來子清還是喬先生的遠親呢。由于清引出幹臣，張先生喬先生又都曉得幹臣：坐下就能打廿圈，輸掉了腦袋，人家幹臣不能使勁摔一張牌，老那麼笑不啣兒的，外場人，絕頂聰

明，是去年，還是前年，幹臣還娶了個人兒，漂亮，利落！幹臣是把手朋友！

查票頭一位，金箍帽，白淨子，板着臉，往遠處看。第二位，金箍帽，黑矮子，滿臉笑意，想把頭一位金箍帽的硬氣調劑一下；三等車，二金箍帽的臉都板起；二等車，一板一開頭等車，都笑。第三位，天津大漢，手鎗，皮帶，子彈俱全；第四位，山東大漢，手鎗，子彈，外加大刀。第五位，老五，細長脖子也不好，縮也不好，勉強向右邊歪着。從小崔那邊進來的。

小崔的綠臉烏牙早在大家的記憶中，現在又見着了，小崔笑，大家反倒稍覺不得勁。頭號金箍帽，眼視遠處，似略有感觸，把手中銀亮的小剪子在腿上輕碰。第二金箍帽和小崔點點頭。天津大漢一笑，趕緊板臉，似電燈的忽然一明一滅。山東大漢的手摸了摸帽沿，有許多話要對小崔說，暫且等回兒，眼神很曲折。老五似乎很替小崔難堪，所以須代大家向他道歉：「坐，坐，沒多少客人，回來說話！」小崔略感孤寂，綠臉上黑了一下，坐下。

老五趕到面前去：「苟先生！」頭號金箍帽覺得老五太張道好事，手早交給苟先生：「段長好吧？怎麼今天纔動身？」苟先生笑，更體面了許多，手退回來，拱起，有聲無字說了些

什麼，客氣的意思很可以使大家想像到。二位大漢楞着，怪殭，搭不上話，微覺身分不夠，但維持住尊嚴，腰挺得如板。

老五看準了當兒，輕步上前，報告張喬二位先生，查票。接過來，知是免票。乃特別加緊的恭敬。張先生的票退回；喬先生的稍遲，因為票上註明是女性，而喬先生是男子漢，實無可疑。二金箍帽的頭稍湊近一處，極快的離開，暗中諒解：除夕原可女變為男。老五雙手將票遞回，甚多歉意。

營副已打呼。排長見查票的來到，急把腳放在椅上，表示就寢，不可驚動。大家都視線下移，看地上的巨炮。山東大漢點頭佩服，爆竹真長且大。天津大漢對二號金箍帽：「準是給曹旅長送去的！」聽者無異議，一齊過去。到了車門，頭號金箍帽下令給老五：「教他們把炮放到上邊去！」二號金箍帽補充上，亦可以略減老五的困難：「你給他們搬上去！」老五連連點頭，脖子極靈動，口中不說，心裏算好：「你們既不敢去說，我只好點頭而已；點頭與作不作向來相距很遠。」天津大漢最為慎重：「準是給曹旅長送去的。」老五心中透亮，知爆竹必